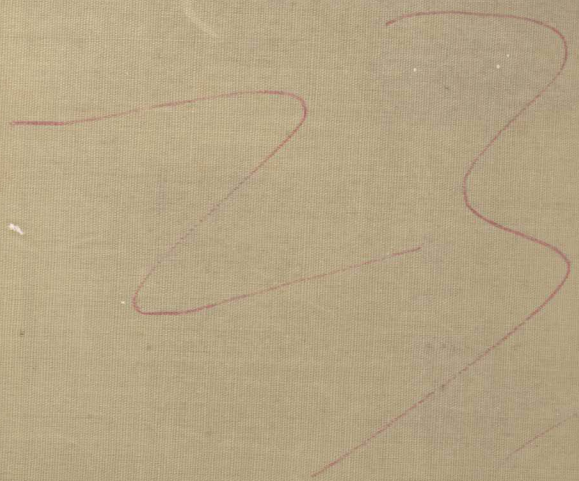


宋史要籍彙編

續
資
治
通
鑑
長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 李燾 著
(清) 黃以周等輯補

續資治通鑑

長編

附拾補
三

神宗

熙寧八年三月癸巳朔詔分熙寧路正兵三萬三千參以弓箭手募戶蕃兵爲四將以都鈐轄王君萬爲第一將都監王崇拯副之鈐轄韓存寶爲第二將李浩副之桑提爲第三將都巡檢王湛副之鈐轄劉惟吉爲第四將都監馬忠副之仍詔湛權發遣本路都監其下蕃軍馬隨地遠近分隸諸將令本將選官訓練經畧司度無邊事卽令正副將每季互往下番州軍提舉教閱時遣樞密院檢詳文字劉奉世同陝西諸路帥臣分兵置將先以熙寧路來上也舊紀云分熙寧路兵爲十七將提舉河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六十一

一

東路義勇保甲司請五路州縣鎮寨城內居人並團保甲詔諸路察訪司與坊正同詳定以聞上批近沈括建議邊郡城中置坊設垣爲門以備姦伏契勘熙寧州新創民居未多宜易施行可先劄與經畧司仰相度畫圖開奏括議設坊附入詔任管軍步軍副都指揮使以上死許借空閒官宅居止毋過三十楹服闋還官甲午命知制誥沈括同知諫院范百祿赴御史臺推李逢等公事遷周輔鞠逢反謀得右羽林軍大將軍秀州團練使世居交通狀故有是命世居南陽侯從費子也丙申中書言沂州鞠李逢等反逆結構有端而本路提點刑獄王庭筠等先奏逢無大逆謀告人妄希賞顯不當詔并効庭筠先衝替見鞠李逢等更切研窮旋具情

節奏知仍速具告發當酬獎人數以聞庭筠自縊而死捕世居及醫官劉育繫御史臺獄詔御史臺差官同中使卽世居及育家索圖識書簡等官載此意謂詔獄逼人致死誣誣沂州言第三等以下戶欠去年殘零秋稅乞權倚閣俟豐熟催輸從之撫副使 詔秦鳳等路都轉運司相度所鑄大鐵錢約補足所廢監錢數及充交子本錢外不須廣鑄委熊本總制營辦正月二十四日皮公卿云云賜兩浙路常平米二萬石賑濟潤州饑民戊戌知成都府龍圖閣直學士蔡延慶言本路盜頻發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六十一

二

雖編敕再犯許配本州而川峽本城請受價優投軍者眾若犯盜配本州則是因盜得利盜必滋長又川峽計賊以鐵錢二當銅錢一加之案問欲舉率皆減等賊重者猶不至配法無所懲艾欲令情理重者申都鈐轄司詳酌配出川峽近東州軍從之知河州鮮于師中乞置蕃學教蕃酋子弟賜地十頃歲給錢千緡增解進士爲五人額從之 詔自今得封三代者并妻追封以樞密副使王韶子厚言韶妻亡獨不與封故也 詔自今宗室換官并外居者並屬大宗正司 廢都鹽院令外物料庫管勾支納煎造 己亥上批沂州淮陽軍災傷特甚百姓不惟闕食農之穀種田事殆廢粒食絕望糾集爲盜實可矜憫若不優

加賑恤恐轉致連結羣黨難于擒捕陷溺良民投之死地可速指揮遂詔京東東路轉運提舉司發帑平錢省倉米等第散給及貸以和買絹錢孤貧戶聽差待闕得替官就鄉村依乞人賑濟道殣無主官為收瘞之詔祕書監王端追一官與宮觀差遣坐前知鄭州伐園木為薪以自入及報上不實法寺當追官勒停而詔免勒停故也九年五月十九日竟生除名勒停端本傳云端史劾其自監權提點河東刑獄謝卿材請禁流民毋入代州火山寺嵐甯化軍界從之

庚子遼主再遣林牙與復軍節度使蕭禧來致書見於紫宸殿書曰昨馳一介之輶傳議復三州之舊封事已具陳理應深悉期遵誓約各守邊陲至如創生事端侵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一

越境土在彼則繼有於此則曾微乃者蕭禧才迴韓縝續至薦承函翰備識誠悰言有侵踰理須改正斯見和戒之義且無違拒之辭尋命官僚同行檢照於文驗則甚為顯白其鋪形則盡合拆移近覽所司之奏陳載詳茲事之縷細謂劉忱等雖曾會議未見準依自夏及冬以日逮月或假他故或飾虛言殊無了絕之期止有遷延之意若非再憑緘幅更遣使人實虞詭曲以相蒙罔罄端倪而具達更希精鑒遐亮至懷早委邊臣各加審視別安戍壘俾返舊常一則庶靡爽於鄰歡一則表承敦於世契儻或未從擬割仍示稽違任往復以難停保悠長而豈可微陽戒候善為宜入見四月五日庚子禧初未見閏四月三日甲午上云蕭禧才去便無人論此事

更須上批付韓縝等聞蕭禧今日見罷歸館意甚不樂來日會食次卿等可且以歡和接之早來垂拱殿已曾再三諭卿等以自雁門寨新鋪以西直接石長城便是邊人指為分水嶺及蕭禧齋來劄子內地地理亦合因何適來禧叩問南朝指分水嶺係近裏地分要得的確所在卿等可執定指示與禧令曉然準信兩朝舊書冊內使所不知是御前劄子凡六道此第一道

辛丑召輔臣對資政殿命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韓縝西城閣門使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乘驛往河東及遼人會識地界速結絕以問日續初使乃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遣開封府推官鄭遵度同宗正丞籍世居家財付管勾使臣主守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一

乙巳大宴集英殿蕭禧預焉留布云丙午召輔臣對資政殿是日清明節也王安石上批河北教閱廂軍已議增置吳充嘗請推行保丁於巡檢下上番條目可速相度果決施行恐緩急有失支梧於邊計實非小事先是充言河北民兵雖多而未見可用之實臣愚謂宜稍約京畿法分番在巡檢下教閱代禁兵歸隸諸將有事用為守城兩路正兵約五萬五千人若代以民兵夏季免上番外歲為三番共四萬五千人以今民數計之七年有餘一當上番遇上番年與免冬日教給口食比招教閱廂軍歲可減緡錢五十七萬不惟省費又民兵訓練不獨可守城而已既下提舉保甲司相度未報至是上批取施行遂詔提舉義勇保甲曾

言烽臺高下疏密未便乞別定起納道路并舊烽臺圖
上詔如括議仍令定州真定大名府路安撫司未得與
功候有事宜併工修築括自誌乃無此會要可參考朱本云一時備預事不足書削去

壬子詔輔臣對資政殿

癸丑右正言知制誥沈括假翰林院侍讀學士為回謝

遼國使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李評假四方館使副之

蕭禧久留不肯還故遣括詣敵廷面議括時按獄御史

臺忽有是命客皆為括危之括曰願才智不足以敵愾

為憂死生禍福非所當慮也即日請對上謂括曰敵情

難測設欲危使人卿何以處之括曰臣以死任之上曰

卿忠義固當如此然卿此行繫一時安危卿安則邊計

安禮義由中國出較虛氣無補於國切勿為也有乙括自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一

九月對資政殿別錄載使事甚詳須參考別修此月二十

或移入此 詔兩浙路常平司續給米二萬石賑濟常

潤州饑民

甲寅改命太子中允開封府推官王欽臣加太常少卿

送伴遼使皇城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夏伸副之代向宗

儒王澤也宗儒澤乃各罰銅二十斤初宗儒等接伴蕭

禧禧欲以行李至雄州北亭交轄宗儒等止之禧有不

能更去之語上怪宗儒等為國生事仍坐嘗奏請約回

泛使及在道問蕭禧是來理疆界否特罰之李在蕭禧行

二時上批今遣沈括等行而事有當豫慮者蕭禧未

還止之不令過界一也接伴久不至二也過界三五程

止之令俟蕭禧三也到敵帳先問來意直俟以分水嶺

為界方得朝見四也雖得朝見延之穹廬中須令用分

水嶺為界五也使人既來許以分水嶺為界即引兵拆

移鋪屋徐遣括等還持慢書來報云既商量不從已令

兵馬往彼拆移訖使朝廷知既未是絕好如何為處六

也使人至輒苦辱之或授以惡馬使顛仆於山谷中或

詐為賊潛來傷害既不顯國中之意如何為處七也中

書樞密院其議應之所宜中書樞密院言分水嶺既不

可許蕭禧又未肯辭欲通兩國之情則泛使不可不遣

彼以禧未還而不納或納而接伴未至容或有之然且

遷延境上以示我無絕好之意於我無傷則彼亦難怪

禧之稽留無由發怒若必邀使人以分水為界則許與

不許豈使人所敢專就令屈從豈足為信若不候使還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一

彊移鋪屋前已詳議屈伸在我且為後圖本朝與之通

好多歷歲年使人之來禮義甚厚今雖未允所求固無

激怒之事苦辱使人恐無此理上然之呂惠卿家傳云

五日丙寅蕭禧入北京畱守司言西福順天王府舊

有塼藏收瘞軍士遺骸一歲度人為僧詔每三歲度一

人

乙卯閱諸軍轉員三日止舊制捧日都虞候四人至是

五人而馬軍都指揮使但闕驍騎一人以捧日一人補

驍騎軍主餘四人如故則以次軍分皆不得遷乃補四

人者並為馬步軍副都軍頭又以龍衛拱聖驍騎武騎

甯朔神騎舊百三十一指揮使後省五十指揮而見管

馬軍指揮使以下已補八十一指揮正額外數猶有餘

乃於所省指揮內未移并者四十三指揮且置下名指揮使副使各一人軍使三人以便第遷河東路察訪使李承之言饑民羸困老弱疾病及遺棄男女未有所歸雖日受官米力不能自食恐無以稱朝廷賑恤之意乞聽本司存養至閏四月終罷從

丙辰詔都提舉市易司遣官於麟府路博買耕牛給借環慶熙河路蕃部弓箭手沅州奏比建州學今聽讀者已多乞賜國子監書庶一變舊俗皆為禮義之民從之

丁巳詔韋城縣至京迴送泛使龍衛虎翼軍士特給口食人日二升以上批肅禧未行禁兵在外坐俟乏食或犯法故也詔聞諸路寄招兵士發遣赴京道路餓死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一

九

者眾其令所過州縣遇有追同行人不及者日食別給小厯病疾遣人醫治

戊午太白晝見
己未詔河北西路常平司出米三萬石貸懷州武陟衛州共城饑民特免輸息史館修撰宋敏求言奉詔續修國朝會要乞差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林希光祿寺丞李德芻為編修官詔以希充檢閱文字德芻有贓罪令刑部定是與不是入己贓以聞其後刑部言德芻所犯係入己贓不復差詔北使所過州軍縣鎮監驛使臣不許差出是日上謂王安石曰小人漸定卿且可以有為又曰自卿去後小人極紛紜獨賴呂惠卿主張而已因稱呂惠卿兄弟不可得安石曰諸兄弟皆不可得

和卿者臣初不知其人昨送臣至陳留道中與語極曉時事安石又曰臣父子蒙陛下知遇所以向時每事消息盈虛以待陛下深察誠欲助成陛下盛德大業而已小人紛紛不敢安職今陛下復召用臣所以不敢固辭者誠欲竊有所效以報陛下知遇然投老餘年豈能久事左右欲及時竊有所效望陛下察臣用心上曰固所望於卿君臣之間切勿存形迹形迹最害事上問外事安石具道雖勝往時然監司未盡稱職上曰人材止如此安石曰誠是人材少然亦多觀望不盡力緣盡力則犯眾怨犯眾怨則中傷以法而朝廷或不能察不能察則反得罪不如因循偷惰之可以自安外官固未論如呂嘉問內則犯近習貴戚外則與三司開封日夕辦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一

十

以守職事行法至於置獄推究姦罔具得而嘉問乃以不覺察雜買務贖收入情願納息錢二貫降小處知州若贖收息錢可罪監官宜不免監官以去官獲免則嘉問是因罪人以致罪如何更有罪可科且自來提轉場務諸省寺之屬何嘗有坐轄下場務不覺察杖罪降差遣者天下皆見盡力為朝廷守法立事如嘉問者不容則孰肯盡力不為因循偷惰之行上曰嘉問已與復差遣安石曰李直躬之徒作轉運卻令嘉問提舉便羅此豈官人之宜上曰與移一路轉運安石曰陛下必欲修市易法則須卻令嘉問領市易上曰恐吳安持忌其來又復失安持心安石曰臣以女嫁安持固當為其審處今市易事重須嘉問與協力乃可濟不然他時有一闕

失必更上煩聖慮又薦嘉問及張安國可爲宰屬上皆
以爲可此據日錄安石復相不知果用何日入對此乃
固辭則觀上所云今備存之更俟考詳恐安石對上非第
一辭更須詳李直躬去年十二月呂惠卿主張恐是安石
託詞自提舉羅便爲淮東運使
十二日自提舉羅便爲淮東運使

庚申詔陳畱縣置龍衛帶甲刺員兩指揮雍邱縣置雲

給視武騎從樞密院請以處龍衛雲騎退卒也中書

言進士王致堯狀伏覩條制武舉比科場開設自來進

士唱名後四五月間方始差官兵部鑰註發解以此至
進士兩處沒下文字夫解後旋看兵法權習弓兵意務

苟進就試日多懷匿文字飾以虛辭弓馬不甚精習不

惟有誤朝廷緩急使用兼使學者不專其業欲乞將來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一百六十一

武舉與進士同時差官鑰試欲依所請詔自今武舉與

進士同時差官鎖試

辛酉晦召迴謝遼國使沈括副使李訥對資政殿括

樞密院閱案牘得契丹頃歲始議地畔書指石長城角

分今所爭乃黃嶺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是曰百

皆出沐上開天章閣門召對資政殿喜憫謂拈曰兩府

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上自以筆畫圖餽內侍李憲持

中書樞密院切讓輔臣使以其圖示敵俟諜乃

中貴人賜括銀千兩曰微卿無以披邊詔沈括等於此

自三月當考又王安石曰錄入年四月二日上怒劉忱

不分明也。不知大忠所圖如何。緣皆出沐當考。按

十八日庚申亦無假故應是二十九日辛酉晦也今移

韓道揆曰宗月朔日臣作恐韓道揆先遣以二日云沈括曰前猶括見罷奏此二司二使余九日乃入對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六十一

人猶與三國能平
細諭館伴及定地界官令曉本末但指望定白草
鋪一帶是分水嶺卻明與此處以分水嶺爲界不妨又

三月二十八日資政院進呈所爭界至地名白箐子
一蔚州地分本朝元以秦王臺古長城爲界北人稱以

前分水嶺爲界以黃鬼大山西終七里以今一北州稱以黃

分嵬
本大山
朝山以
以分水
火嶺鋪
鋪爲界
界所北
北爭人
地稱南
地以北
分五約
太密三
明塢十
以分里
長水一
連嶺武
成爲州
界界界

界所北爭人地稱南以北水十峪里內以交上水一嶺應州北界其分本行水嶺即長無山城名

定元分不
水指
嶺定
山的
一名實
待去處
後來梁
續後來
等因對
界望
所答忙
爭稱累
南自異
北雪行
也山間
的照難
十望
比黃
又

里大山貼黃黃牛北平清二戰行成的人即侵越願義軍採木解助鋪會圖經

元會
時載
西移
大自
雪北
爲界
界山
南諸
又嚴
邊行
嶺形
頂終
治谷
平舉
二大
手順
頭義
義東
軍北
照照
葉望
內牛
又頭
軍山

貴一
長帶
成州
自分
當小
界嶺
經地
分界
取赤
黃泥
龜泉
大段
北山
面招
過誘
赤戶
泥民
泉請
毀射
家住
堡個

並其長
是當城
道自內
近西襄
襄隆地
城口取
北方請
黃先戴
安拆力
立去山
舖上北
形頭道
又村通
日堡永
後當永
凡道界
系即於
與於西
此西

人言語文且乞意同說又所爭處里只是路訪問

之意。俗忍終止。引惹請請。元月。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得定地界使臣口說別有文字照證又耶律榮執到
文內有石長城為界地字第一冊內簽出又蕭
地界第五冊內簽出山照望牛頭山文政殿進呈白劄子
一第并續簽貼到事節謹以徽連進呈三月二十日
又理云臣等伏見朝廷近來北聖慈為民敦好欲議
從所降指難若在與今折難不之改又恐未即萬且
難受之意改則愈自不能窺測使詔辭州議括等
致改頻但當朝延之自體丙重涿州議括等
日丙寅及六月二十二日丙子並合參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一終

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二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八年夏四月癸亥王安石上曰契丹無足憂者
蕭禧來是何細事而陛下連開天章召執政又括配車
牛驢騾廣羅河北芻糧擾擾之形見于江淮之間即河
北京東可知契丹何緣不知臣卻恐契丹有以窺我要
求無已上曰今中國未有以當契丹須至如此安石曰
惟其未有以當契丹故不宜如此凡卑而驕之能而示
之不能者將以致敵也今未欲致敵豈宜卑而驕之示
以不能且契丹四分五裂之國豈能大舉以為我害方
未欲舉動故且當保和爾上曰契丹豈可易也以柴世
宗之武所勝者乃以彼睡王時故也安石曰陛下非睡
王契丹主非柴世宗則陛下何為憂之太過憂之太過
則沮怯之形見于外是沮中國而生外敵之氣也安石
又言蕭禧不當滿所欲滿所欲則歸而受賞是開契丹
之臣以謀中國求賞非中國之利也又言外敵強則事
之弱則兼之敵則交之宜交而事之則納侮納侮而不
能堪則爭爭則啟難故曰示弱太甚召兵之道也然安
石本謀實主棄地雖對語云爾竟弗克行錄邵伯溫見
東地界韓琦富弼文彥博等答固皆主不與之論會命
安石再入相獨言將欲取之必先與之韓琦亦云安石
視地不足與之朝廷有愧蘇氏龍川後志亦云安石謂
尺地不爭朝廷有愧蘇氏龍川後志亦云安石謂
不當地實安石之謀也蘇軾所記持異疑安石等後來
非不當其欲也與蘇軾所記持異疑安石等後來

四月太常博士祕閣校理陳睦兼監察御史大理寺丞
蔡承禧改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承禧臨川人也
實錄于四月二十三日書此按承禧奏議乞罷御史狀
云熙寧八年四月三日明實錄誤也惟陳睦無可考
證并移入四月三日明實錄誤也惟陳睦無可考
乙丑詔減將作監冗官十六員後復增置主簿一員八
作司監修使臣二員
丙寅遼國信使蕭禧等辭于紫宸殿置酒垂拱殿答遼
主書曰兩朝繼好六紀于茲事率故常誼存悠久比承
使指諭及邊陲已約官司偕從辨正當守封圻之舊以
需事實之分而信介未通師屯先集侵焚城戍傷射巡
兵舉示力爭殊非和議至欲當獨坐位特改于臣工
設次橫都席又難于賓主數從理屈纔就晤言且地接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二
三川勢非一概輒舉西陲之偏說要該諸寨之提封屢
索文憑既無據驗欲同案視又不準從職用乖違滋成
濡滯竊慮有司之失指曾非與國之本謀茲枉輶車再
垂函問重加聘幣彌見歡悰然論疆事之侵盡置公移
之顯證述邊臣之議獨尤病告之愆期深認事端多非
聞達重念合天地鬼神之神聽其立誓言守祖宗疆土之
傳各完生聚不啻金縢之巨萬肯貪壤地之尺尋特欲
辨論使無侵越而行人留館必於分水以要求樞府授
辭期以興師而移拆豈其歷年之信約遂以細故而變
渝已案輿圖遙為申畫仍令職守就改溝封遐翼英聰
洞加照悉參知政事呂惠卿之辭也初蕭素梁穎既與
劉忱呂大忠會議地界久不能決故遣禧復來命韓縝

王師約館伴禧既致國書又出其國劄子一通以進其
大指如素穎所言且以忱等遷延為言實錄云朝廷既
遷界忱以病不即至又命大忠代士元按大忠集忱既
平十一日往太原乃以九月三日見忱等遷延至今
創上事在九月相見後非未相見以前也忱等不即
去縝等日與禧論難禧但執以分水嶺為界然亦不別
白何處為分水嶺也詔諭以兩朝和好年深今既欲委
邊臣各加審視向慮忱等所奏未得周悉已改差縝同
張誠一乘驛詣境上和會商量令禧以此歸報禧不受
命又遣內侍李憲齋詔示之許以長連城六蕃嶺為界
而徙並邊遠探鋪舍于近裏長連城六蕃嶺治平二年
契丹嘗於此置鋪矣邊人以其見侵毀之後不復來至
是許其即舊址置鋪而禧猶不從執議如初上不得已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二
議先遣沈括報聘沈括充四路都元帥在三月是樞密院言本
朝邊臣見用照證長連城六蕃嶺為界公牒六十道多
是北界聲說關口把鋪等處捉賊或交蹤並在長連城
六蕃嶺地內順義軍重熙二年重熙二年三月十八
日牒稱南界送到於山後長連城兩界分水嶺上收捉
賊人張奉遠等不合過界準法斷訖又順義軍清甯九
年兩朝史稱清甯九年即治平四年十月牒捉到截奪南
界代州崞縣赤崖膠主戶白友牛賊人事既指長連城
分水嶺上為兩界并稱白友係代州崞縣主戶顯見不
以石長城并近裏分水嶺為界治平二年起移北界鋪
舍即無侵越地界今聖旨只為兩朝通和歲久所以令
於長連城六蕃嶺南依舊址修葺蓋已是曲敦和好今禧

成辯是教爲爭說來專盟難事界今至帝及盡別執來商括聖
所絕有朝聖聞盡特差好爲斷裏來妨顧分在差守朝量李旨
以將名廷旨恐并了使必便定面許本惜水樞官理廷之詳劉
難來始如劉子一人不指教包朝兩嶺密庶道爲意充于
于至得何子林行事具肯揮本多疆事朝有可得與改林信朝
文被所分內牙人卻說固所朝少界亦截士以通素差牙使辭
字中以明無亦莫被此要以難堡若所好隨取容額官若令難
上卻且指箇不非別意候差爲纂教不之觀商等爲要齋以
分爲令揮分爲長差看不邊依居本惜欲類只量如劉且書奉
明本地則明隱築入禱可臣從住朝所拒北如今此忱住親強
說朝頭是指便也了如依審觀人直以絕朝張來抗等亦見又
若事商朝揮更不卻何從視北戶降須若更慶北議已請北恐
是下量廷所請惟于營底兼朝教指至要有文界教自從朝備
本場結要以子如林卻事北皇從揮差辦甚字若他取便皇雷
朝應絕辦難細此牙方便朝帝甚一官撥顧內論亦到因帝北
堅副若割爲思下如便輕皇書處例就些據說文難前款說朝
執不于些受量場何說易帝意難從彼小只北字爲後曲今信
不得文上禮禧澄今與絕亦亦撥分隨田爲至照回文說來好
與事字地明若得日林好是知則處土本遮證轉字與改已
只卻上也言言兩須牙所顧本是嶺商如朝虜案所看禱差沈
消難便須要只朝至今以惜朝此爲量不皇軍底以詳今官沈

善授備內北合前軍於界遠嶺兒李逐處不爲盡朝朝一指文
善緯旨錄有朝行來際聶一探爲馬福處依依界合令日般定會
會與與見所辦兩稱再黃白界鋪蠻地舊以都以知將全去問
食館北住差發界地友鬼草一并地名址疆無長本本無處氣
說作朝人官處官理等山鋪自三許指修場照連末朝照今張
與對國戶依分司係已地山西小千定蓋細驗城尋前駁蕭奉
朝答信處逐水商局侵分頭陞鋪見分務故及六進後文禧達
廷國聽即項嶺量甯耕已分案即開水從有無蕃呈邊字執文
以信候指事爲未化地經水地挪壕去和傷指嶺奉臣頭以字
林使到揮理界了軍外仁嶺分移墅處會歡定爲聖見是分該
牙言北挪辦右今並標宗向以近處即即好山界焉難水說
再語朝移撥已已無立朝西第南分恐更大名甚檢用以嶺長
三欲具近結指指可四指接一以水檢不體緣是會照依爲連
不令此來絕揮揮商至揮石弟見嶺視論既兩分前證從界坡
肯館聞居所韓韓議議差長二安爲之有許朝白後文欲即兩
受件達泊有嶺嶺一及官城第新界時無以通其照字令與界
館韓集外合等等瓦天與上三鋪一難照治好稱證一沈蕭分
伴嶺又仰行前一密池北分第山水以驗平年深分字聞等等嶺
所等有館標去就廟順朝水四頭嶺裕若年深分字聞等等嶺
坐因進伴撥計檢地順官嶺第分內撥不蓋終水雖達到所元
到請呈所地會視分義吏爲五木義一以鋪是嶺是北北執無

領會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六十二 九

西保以以過上事來未不入共通與緩忠必日盟等處校財和續
有其為治猶日不侵吾征守未迫之所緩兵此禦寇卿制卿空後
復無備平不侵侮國若慶而久求應與精末之家勝等虛速
國他矣堡及與侮國若慶而久求應與精末之家勝等虛速
非惠必鋪春須至既取景西策動欲卿王但起還上云方總之七
不卿欲彼秋至拒得地德事不深日安今事為手是謂國今十
欲其亦之用河去慶亦國得辨彼石幸以待詔時當機歲餘
取未速豈法兵河去慶亦國得辨彼石幸以待詔時當機歲餘
願聞了能許惠東歸麻如已與甚六其中天韓北此體旱年
不以何拒夷卿又必則此而之無年未國下絳使去同河
能千耶經秋口取受必患患後而禮十然之大倉議地夕戚姓一
爾里上不着拒關重可惠不起已今一當大倉議地夕戚姓一
軍畏日過不經南賞以卿能使向須日以急卒所來講安流方
散人忽再一亦天則守日守敵或論成漸則政以已求危散人
在者然遣而不下彼矣臣上極不以午為急須守而以大若不
夏契生往足可至國今觀日出滿本對之應安禦謀固計因知
國丹事來今遠大蕭今景意所非語耳緩詳之言社所以戰
之雖何須且與豈誰禮日德外欲我略急則今方契稷宜師兵
側東何論道亦不自願願勢只兵上特上急應亦惠有韓圖作算
不遠能足許可立起色雖為深下以欲應未不卿論韓其何弱

之地素朝當內東門司裴昱賜蕭禧之再來上遣入內供奉官
日當內東門司裴昱賜蕭禧之再來上遣入內供奉官
勾當內東門司裴昱賜蕭禧之再來上遣入內供奉官
已年注錄列之甲區安弓孛募法製上其靖續
年五在載國武兵之石矢矢椅入成營破言後
當五月四蕭卒固齊日又不用習于陣卒全世
言此月禮眾秦不少近以若確學卒且次軍善
可子五不當之難甲曹居車謀必然當之為用
參王肯契銳但兵誦高惠隨有用務全上兵
考安丙習丹士朝以練指卿時精車合伍破者
石申儀不咸廷載定麾日不其須此為軍二
雄及甚文不贖所今七事者軍當破之祖
州朝難之督罪造若十車者軍當破之祖
移辭沈節迫甲軍用五未日可此武
牒事括制乃兵器軍人如古但以之為
涿頗有今乃極器之如古但以之為
州詳乙天滿足監將騎人師就上武
下須卯下上以惠所三之坐御營次破不
又參入兼日卿造人便法陣明旅過
睡考國有齊天日戰在安用久也其次祖
王則奏秦之下管棚車上豆若石可全
一修請晉技之仲車上豆若石可全
段今并齊擊財以甚非馬今以易卒太
六附別魏魏造區便特上上官軍今為公

案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優容敵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詢故老卿夙懷忠義歷相三朝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所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密具以聞朕將親覽琦言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殫日欲再乞殘骸保此頽暮不意陛下以北敵生事深思預防記及孤愚曲有詢逮敢不勉竭衰殘少塞聖問臣竊以契丹稱強北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在祖宗朝屢常南牧極肆凶暴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彼角哉終愛惜生靈屈就和好凡疆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惹為誠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六十二

五

生業至于老死不知兵革戰鬪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為恤敵人素以久強之勢于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彼主孱而佞佛豈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弊端故屢遣橫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觀我應之實如何耳所以致彼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略高麗臣屬契丹于朝廷久絕朝貢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為邊鄙之患向聞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

州或云地屬董戢即契丹婿也既恐闢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仰不可為塘泊之處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敵騎然興於界首無不知者昔慶厯慢書所謂剋立隄防部塞要路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為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然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彼來辨理地界河朔緣邊與近裏州郡一例差官檢討修築城壘開濶壕塹趙冀北京展貼之功役者尤眾敵樓戰棚之類悉加完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六十二

五

或因而不許彼遂持此以爲己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隳盟好蓋事有因緣而至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遇備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算然臣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而不言謂之隱臣昔曾言散青苗錢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其間有未協人情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事繫國家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紀綱法度率多因循苟簡非變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有富強之術聚財積穀寓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復以爲本但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六十二

古

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有免役之法自上等以至下戶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戶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今上戶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役者歲歲出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端補救終非善法又役錢之內每歲更納寬贖錢以備他用此所謂富國之術者也且農民送納夏秋稅賦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已是加賦有過限者亦依二稅法科校則是一戶一歲之中常負六次科校民不勝駭矣稍遇水旱則逋負官錢流移失業是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易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以得利爲功錐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手加以新制日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六十二

五

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坐以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簿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間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脫罪爲幸夫農者國之根本也商者能爲國致財者也官吏者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於賦歛商者則嘆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恐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捍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眾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功者也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知其所誤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又今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獻策以干陛下者必云敵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敵境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緣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充新選將官皆龔勇保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給敵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其將奈何此太宗朝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致岐溝之敗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恐爲謀者之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隳祖宗累世之好永敦信約兩絕嫌疑望陛下將契丹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彼疑萬一聽服則可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

能疏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修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俟敵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陛下功德赫然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服決欲背約則令河北諸州深溝高壘足以自守敵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大帥持重以全取勝自此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可前料即未知何時復遂休息也至於清野之法則難盡行蓋事宜之際不可率一境之民比戶將牛馬糶糧盡入城郭蓋至時或有往保山寨者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畱人看守莊舍者或有就近入居城郭者當使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不可按圖先定必令人城郭而居雖有嚴令必不從也在祖宗朝屢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六十二

七

經北人之擾鄉民避寇率亦如此願朝廷不須一一處置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官已極品歸榮故鄉萬事無不足者年將七十宿疾在身每思告老前去庶全始終比緣聖問之及因敢一貢盡言非嫉善非求進用是只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直言為獻臣實不忍負累朝眷遇之恩猶覬愚瞽一悟聖心為宗社之盛福惟陛下加察賜以不疑非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弼言臣素之才業忝塵二府昔在壯時精力尚不及人今老日病氣志衰耗何足備大政之問然臣實無己見今但舉眾人所傳聞者錄以上奏惟聖明裁擇臣五六年來竊聞綏州婁城熙河辰錦戎瀘交趾咸議用兵惟交趾中寢其餘諸路皆有攻討或尅獲或喪失即傳播天下而

綏州婁城熙河始初興舉便傳聞云朝廷後必復靈夏平賀蘭既又大傳有人上平燕之策此說尤盛北人必尋已探知相繼彼復聞朝廷修完器甲簡練卒伍增築城壘積聚芻糧加之招致高麗為牽制之援近又分置河北三十六將按閱愈急喧布漸久事機參合此敵人所以先期造釁以有代北侵境之端而不肯已也其平賀蘭平燕之策虛實固不可知然傳者既多且久萬口一詞誰復辨白設有辨者遠夷何以取信今釁端已成代北各屯兵馬境上爭議逾年未決橫使再至事歸朝廷此邊臣之職而朝廷自當之則恐理難款緩便要可否違之則兵立起而患速順之則河東斥堠窄狹為患雖遲而久遠大為不便也臣謂不若一委邊臣令其堅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二百六十二

七

持久來圖籍疆界為據使其盡力交相詰難然北人非不自知理曲蓋故欲生事遂興干戈以氣吞我以勢凌我是欲奪我累年所作之事彼非敢無故驟興此端實有以致其來也惟陛下深省熟慮不可一向獨謂敵人造釁背盟也彼若萬一入寇事不得已我持嚴兵以待之來則禦戰去則備守此自古中國防邊之要也若朝廷乘忿便欲深入討擊臣慮萬一有跌其害非細更或與西夏為犄角之勢則朝廷宵旰矣事既至此邊奏警急兵糧皆闕窘于應用須防四方凶徒必有觀望者謂國家方事外虞其力不能制我遂相聚嘯蜂蟬而起即事將奈何臣願陛下以宗社為憂生民為念納污含垢且求安靜更俟歲時豐稔窮困稍蘇流亡漸歸民羸安